

The
Speciality
of
the House

孙蓓雯 邢泊静 译
(美) 斯坦利·艾林 著

The
Speciality
of the House
Stanley Ellin



Stanley
Ellin

本店
招牌菜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本店招牌菜 (增订版)

The Speciality of the House

(美) 斯坦利·艾林 著

孙蓓雯 邢泊静 译

The Speciality of the House by Stanley Ellin

Copyright © 1948, 1949, 1950, 1951, 1952, 1953, 1954, 1955, 1956, 1957, 1958, 1959, 1960, 1961, 1962, 1963, 1964, 1965, 1966, 1967, 1968, 1969, 1970, 1971, 1972, 1973, 1975, 1976, 1977, 1978, 1979, by STANLEY ELLIN

THIS COLLECTION BY THE MYSTERIOUS PRESS

This edition is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 – U.K.
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9 New Star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：01-2019-1862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本店招牌菜：增订版 / (美) 斯坦利·艾林著；孙蓓雯，邢泊静译。——2版。
——北京：新星出版社，2019.4

ISBN 978-7-5133-3523-2

I. ①本… II. ①斯… ②孙… ③邢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029864 号



本店招牌菜 (增订版)

(美) 斯坦利·艾林 著；孙蓓雯 邢泊静 译

责任编辑：王 欢

特约编辑：郑 雁

责任校对：刘 义

责任印制：李珊珊

装帧设计：人马艺术设计·储平

出版发行：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：马汝军

社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：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：010-88310888

传 真：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：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：010-88310811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：大厂回族自治县彩虹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91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：11

字 数：195千字

版 次：2019年4月第二版 2019年4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133-3523-2

定 价：49.00元

版权专有，侵权必究；如有质量问题，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—— 阅读之前 没有真相

午夜文库——

引言

亲爱的读者：

在向你介绍这本书之前，我还得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要写这篇引言。传闻这本书的编辑曾在布朗克斯动物园的爬行馆任职，整日与世界上最“恶毒”的室友为伍，还亲手喂它们吃饭。

我对此一直持怀疑态度，直到某日我们开始讨论这本短篇集的出版事宜。

“当然，”他说，“你会写一篇引言的，对不对？”

“当然。”我很敷衍地回道。

当天晚上，我在床上辗转反侧了数小时之后，才意识到我答应了什么。第二天早上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告诉编辑，我改主意了，不想写引言了。

“你不能出尔反尔。”他非常温和地说，“我们说好了的。”

“对，但是你想想，好的引言要适当地称赞一番作者的天赋，我不可能这样写自己。我是说，我能写，但我觉得读者不会买账。”

“有道理，”他说，“行，那就不夸自己。”

“是吧？”我很高兴他能理智地看待这件事，“剩下还能写什么？对每则短篇事无巨细的地分析？还是对标题做一番冗长的解释？”

“不行吗？”

“这些可是短篇小说啊，不是什么长篇巨著，你看看，每篇都很短，一眼就能看出来。”

他点了点头：“是啊。”

“所以——”

“总之，”编辑打断了我，一把佛罗伦萨匕首从他的袖口里滑出来，他拿着匕首，好让我能看清楚刀刃上闪烁的寒光，“一周之内，你会把答应我的引言交上来。”

于是，有了你现在看到的这篇引言。

从事实开始总是没错的，就让我们从这里开始吧。

这本书里的所有故事，除了一篇，都是关于人性之恶的。而正是因为这种邪恶，人性才会如此引人入胜。唯一的那篇例外讲的是一只跳蚤的故事（犬栉头蚤），这只跳蚤简直是人性满溢。故事源自我儿时时报广场参观休伯特跳蚤杂技团的体验，很遗憾，休伯特杂技团早已消逝在时间的洪流中。那个地方现在人满为患，即使是多几只品行一般的跳蚤也好啊。

这本小说集中各个短篇的出版年份跨度有三十年之久，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^①。考虑到这三十年间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根据你年龄的不同，很多早期的故事可能会显得极度怀旧或者不可信。我还要指出，早年间的故事里，所有男性角色都留短发，女性角色都留长发，所以从背后看过去，可以轻易地分辨出他们的性别。

这些故事的水平参差不齐。考虑到这一点，也许我可以很

^①中文简体版《本店招牌菜》并未收录全部的短篇故事，在排序时也有所变动，但大体上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。此次增订版中追加收录了《不该问的问题》《贝登鲍尔的跳蚤》和《第十二尊雕像》。

老套地给它们从一到十依次打分，这样你就可以在读之前有个心理预期。不过，这三十年来，我知道了这是很愚蠢的做法。作为一个作者，我往往是根据故事是否达到了我原本的预期打分。完美达成设想的时候，我喜不自胜；与设想相差甚远的时候，我痛心疾首。而读者没有经历过我这一套构思、创作的过程，自然不知道我对故事的预期是什么，所以会一再地对我满意的作品皱紧眉头，对我不满意的作品展露笑容。最终，像所有老眼昏花的作者一样，我得出了一个结论，那就是：谁也不知道读者会怎么想。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把货物交给他，然后迅速退场。

现在再来聊聊别的。

如果你也像我一样，喜欢短篇小说这种奇特的叙事方式，那我们无疑就是志同道合的伙伴。我在很小的时候就为之着迷。三岁时，母亲带我去新泽西州湖林市养病。我小的时候身子弱，总在养病，但这次的病可能比较不同寻常，因为它让我的家人把我从布鲁克林带到了新泽西的荒野之中。他们觉得光是呼吸那里的新鲜空气就能治病。

我对在新西兰的田园生活也有比较深刻的印象，不过这些记忆都与我的父亲有关。一次周末他来看我，在我的要求下，一遍又一遍地给我读《彼得兔》，直到我能一字不差地把故事记下来，这一过程让我的内心充满了幸福的狂喜。他肯定也读了不少其他故事，但我已经记不清了，因为那些故事没有“真实的魔力”。真实的魔力才能让你记住一个故事。

一年级的時候，我遇到了《姜餅人》，這簡直是一次命運的相遇。簡單地說，就是文學的最高成就已經達成了。荷馬史詩式的主题，深刻的人物刻画，《姜餅人》把我带到了天堂，也让我

亲爱的父母头疼，因为每逢晚饭时刻，我就要见缝插针地发表两句对这本书的赞美。可能就是因为这个，后来父母才给我订了令人回味无穷的《圣尼古拉杂志》^①。

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杂志的世界，没过多久，我就发现这不是家里订购的唯一一本杂志。我父亲自己就是杂志文学的重度成瘾者。那时是一九二〇年，的确是很久以前了，也的确是短篇小说的黄金年代。世间大多数所谓“黄金年代”都经不起推敲，但这一个不是。这时还没有长途高速旅行，没有电视，广泛崛起的中产阶级会把手头富裕的钱投入到购买杂志中去，而当时的杂志则大多刊登短篇小说。

即便如此，我仍认为送到家里来的这些杂志是独特而稀奇的，从周刊杂志《星期六晚报》《科里尔杂志》《自由》到更严肃的《大西洋月刊》《哈珀斯杂志》，一应俱全。就像刘易斯·卡罗尔在他那句精辟的点评里说的一样：“一本没有图片和对话的书有什么好的呢？”很快，我就学会了区分杂志里的虚构故事和非虚构文章，而无论阅读的收获多么微小，我还是努力地在其中钻研。

所以还未到青少年时期，我就已经沉迷大众杂志文学了。当时的许多流行作家如今已经成了文学大家。那时我在杂志上读了海明威、福克纳，还有斯科特·菲茨杰拉德最新的文章，我崇拜林·拉德纳^②（直到现在，这个作者也没能获得那么广泛的关注）。与此同时，我也在积极地探索家中的藏书，其中就有马克·吐温、吉卜林、爱伦·坡、史蒂文森和莫泊桑的作品。我必

^①一本面向儿童的美国杂志，收集青年作者的文章，其中包括不少日后成为大作家的人，比如斯科特·菲茨杰拉德。

^②林·拉德纳（Ring Lardner, 1885—1933），美国体育记者、短篇小说家，和他同时代的作者海明威、伍尔夫、菲茨杰拉德等人都对他的作品表达过赞赏。

须澄清的一点就是，阅读这些并不意味着我很早熟，我只是众多会这样做的同龄人之一。你要记得，当时《侠盗夫妇》这样的轻松读物还没有被发明出来呢。上中学之后大家都有了一定的阅读水平，我们也不过是把这种本领用在了心爱的领域而已。当然，我读书是为了兴趣，也从不觉得读小说能为人带来什么性格和智力上的升华。

但我确实发现了，这种兴趣带来的也不全是享受。爱伦·坡的小说让我心中充满了阴暗的渴望，莫泊桑的故事让我坐立难安。我知道字里行间发生了什么极其微妙而有趣的化学反应，却怎么也把握不住。同时，即使在童年时期，我也本能地感觉到这个作者把故事浓缩到了极致的精华，而每一个故事的结局，无论多么出乎意料，在我看来都是不可避免的。

你看，又是“真实的魔力”。

高中的时候我扩大了自己的阅读范围，在这一过程中发现了刚成立不久的《纽约客》，还有许多其他侦探小说杂志，其中最有名的大概是《黑面具》^①。《纽约客》对我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，不过有的时候我也会苦恼，因为这上面的故事大多没什么内容，你只能在上面看到极度敏感的人是如何一步步把自己逼入绝境的。

类似的情况就不会发生在《黑面具》和同类杂志中的角色身上，这些角色往往更迟钝一些。这时我已经意识到他们的冒险大抵都是相同的了。但我最喜欢那些故事的平易近人。这种平铺直叙而又精练的叙事风格，配上辛辣讽刺、贴近日常的对话，让我十分着迷。现在这种风格已经被严肃文学所接受和吸纳，我们

^①《黑面具》是美国著名的“廉价杂志”之一，许多著名“硬汉派”侦探小说作者都在其上刊登过文章，如达希尔·哈米特和雷蒙德·钱德勒等。

也不得不认可这些作者和早期的大师们对文学做出的贡献（比如詹姆斯·凯恩和达希尔·哈密特）。海明威最具冲击力的小说之一《杀人者》就是用廉价小说的风格写成的。将它提高到文学高度的是作品超然脱俗的主题，这让读者不光对作品本身着迷，更为作者叹服。万变不离其宗，我那个年代的廉价小说读者和现在的犯罪类电视节目爱好者一样，不会刻意去追寻严肃文学和大众文学间微妙的不同。有时我甚至觉得，现在的很多犯罪类电视节目不过是披上了电子外衣的廉价小说。

我是在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开始写小说的。一想到要当作者，我自己也吓了一跳。虽然我童年的经历确实有些像一个“未来的作者”：我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空想家和骗子，想象力极其丰富，总能给自己找出各种各样的借口。而现在我觉得，也许可以把这种想象力投入到创作中去，为自己赚得一些金钱和乐趣。于是在接下来的十年里，辗转在农夫、教师、造船工、铁匠和军人种种职业中时，在我妻子坚定而耐心的鼓励之下（后来也是她为我校正的这些稿子），我抽出了零星的时间用于写作，努力与上述名家登上同一舞台。

此时我想说的是（既然小说家都喜欢时不时地刺激一下读者的泪腺），我写小说的这十年可谓是名副其实的苦行。虽然还谈不上是在地狱之火中挣扎，因为，随着岁月的流逝，我的写作冲动也越发寡淡。不断的失败没能燃起我心中的创作欲，而是让我做出了更理性的决定：我完全可以用业余时间做点别的更有意义的事情，而不是一封又一封地收集退稿信。

转机是在我三十岁时，从军队退役之后出现的。当时我的妻子劝我说，在正式回归职场之前，可以先尝试一下全职写作。而也正是在这个时期，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惊世骇俗的故事，在

我将它写下来的时候，我就知道这个故事注定会被人遗忘。然后，仿佛预言成真了一样，这篇故事像弹珠一样从一个编辑部蹦到另一个，直到我的妻子再次出手相助，把故事推荐给了奎因兄弟中的弗雷德里克·丹奈，而他恰好喜欢这种耸人听闻的故事。而现在，在出版后三十年的今天，它成了这本短篇集的书名。

所以，就是这样。如果这篇空泛、片面的自我介绍没能说出什么实质性的内容，也至少说明了我确实是个老古董。那个时候，在我居住的这片布鲁克林，街道上还有马拉的消防车，每天黄昏时刻，灯夫就会不可思议地出现在街道上，点上路灯。而且，多亏了禁酒令，酒贩手里年份仅两个小时的苏格兰威士忌销路极佳。

我对那个年代有一些很美好的回忆，但我不会说我有那么怀念。土生土长的纽约人就是这样。城市的变化太快了，如果我们真要怀念什么的话，更有可能是怀念去年，甚至是上个月的景象。

但我的确很怀念那些日渐消失的、致力于出版小说的各类杂志社、出版社。它们很多都变成了漫画出版社，或者改做纪实文学这种更不需要读者发挥想象力的题材了。而这才是讲故事的关键：作者与读者的想象力交相辉映。一段共同的旅程。而无论我处在旅程的哪一端，这都是最令人着迷的体验之一。

同时，作为一个写过短篇和长篇两种小说的作者，我还想告诉你一个秘密。我心底里一直觉得，短篇小说比长篇小说更加克制，也更容易迅速制造一种奇特而有趣的余味，无论这种余味是好还是坏。

圣贤说，以小见大。

我只能由衷地希望，你能在接下来所有的“小”中，找到属于你的“大”。

斯坦利·艾林
于纽约市布鲁克林
一九七九年八月

目 录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|
| 1 | 本店招牌菜 |
| 25 | 艾伯比先生井然有序的生活 |
| 47 | 愚者自将 |
| 65 | 死亡圣诞夜 |
| 76 | 最美好的一切 |
| 95 | 背叛者 |
| 115 | 抉择时刻 |
| 141 | 家庭派对 |
| 163 | 经纪人专列 |
| 175 | 布莱星顿法 |
| 190 | 生死之际 |
| 210 | 贝登鲍尔的跳蚤 |
| 219 | 不该问的问题 |
| 229 | 埃策希尔·科恩的罪行 |
| 258 | 第十二尊雕像 |
| 308 | 全世界最后一瓶酒 |

本店招牌菜

“就是这儿了，这就是斯比罗餐馆。”拉夫勒说。科斯坦抬起头，看见一栋褐色的正方形建筑，与其他坐落在这条肮脏昏暗、人迹罕至的街道上的建筑没什么两样。他们的脚边是加装了防护栏的地下室窗户，厚厚的窗帘中透出一丝微弱的光。

“天哪，”科斯坦看着这栋建筑，说道，“这地方看上去就像个破防空洞，是不是？”

“希望你能理解。”拉夫勒生硬地说，“斯比罗餐馆可不是靠花哨的门面招揽食客的。这家餐馆在萧条动荡的年代也能保持现在的样子，很可能是这座城市中仅存的还在使用煤气灯的店了。在这里，你可以感受到古董家具的气息，使用精美的古董餐具。而且，如果你坐在最里面的位子，说不定还能看到半个世纪前就结在墙角的蜘蛛网！”

“听起来一点儿也不让人放心。”科斯坦说，“而且听上去好像不太卫生。”

“一旦你走进这家餐馆，”拉夫勒继续说道，“就会发现自己和门外那个疯狂的世界完全隔绝了，你不再被这一年、这一天、这一刻所束缚，而是会感受到灵魂的放松。这种精神层面的升华，奢侈的身外之物是带不来的，只能由我们这个时代所缺乏的、高贵的内在气质带来。”

科斯坦不自然地笑了起来，说：“这地方被你说得不像餐馆，倒像一座大教堂。”

借着头顶街灯微弱的光，拉夫勒望着同伴的脸。“或许，”他忽然说，“我不该带你来这里。”

这话让科斯坦听着很不舒服。虽然科斯坦拥有吓人的头衔和高额的薪水，但面对眼前这个骄傲的矮个子男人，自己也只是给他打工的一名员工而已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没能完全掩饰自己的情绪。“如果你真是这么想的话，”科斯坦冷冷地说，“我也可以改变今晚的计划，没关系。”

拉夫勒圆圆的胖脸上闪过一丝惊诧，眼睛瞪得像牛眼一样大，紧紧地盯着科斯坦。“不，不，”最终他说道，“绝对不行。你和我一起来斯比罗餐馆吃饭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。”他紧紧抓住科斯坦的手臂，拉着他走向通往餐馆的地下室大铁门。“在我的公司里，你是唯一懂得欣赏美食的人。对我而言，光是知道有斯比罗这么好的餐馆，却找不到共享美食的朋友，就像房间里锁着一件独一无二的艺术品，却无人与我共赏一样。”

这席话安抚了科斯坦的情绪。“据我所知，世上有许多人偏偏喜欢独享。”

“我不是那种人！”拉夫勒断然道，“带人共享斯比罗餐馆这个念头在我心里盘旋了太久，我已经无法继续忍耐了。”他伸手在门边摸索了一会儿，接着从关着的大门另一侧传来了微弱却刺耳的旧式手摇铃的声音。门被人从里面吱吱呀呀地打开，科斯坦眼前出现了一张黑脸，唯一能看清的只有一排白牙。

“嗯？”那张黑脸问。

“拉夫勒先生和一位客人。”

“嗯。”那张黑脸发出相同的声音，不过这次明显是招呼客

人的语气，然后把身子向旁边挪了挪。科斯坦跟在拉夫勒身后走下一级台阶。门在他们身后关上。科斯坦眨了眨眼，适应了一小会儿，才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小小的门厅里，刚才一直盯着的人影只不过是镜中的自己。这扇穿衣镜十分巨大，从地板直抵天花板。“制造氛围吗？”他自言自语，同时暗暗发笑，跟着领位员走到座位上。

两个人面对面坐在一张小双人桌边，科斯坦好奇地打量着这家餐馆的装潢。空间不算大，唯一的照明设备是六盏忽明忽暗的煤气灯。朦胧的灯光洒在墙壁上，投射出诡异的暗影，让人分不清远近。

餐馆里顶多摆放了八到十张桌子，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客人的隐私。今天是满座，仅有的几名侍者熟练而安静地穿梭于食客之间。餐馆里不时传来餐具轻微的碰撞声和食客低低的说话声。科斯坦赞赏地点了点头。

拉夫勒满足地呼出一口气。“我就知道，你在这儿也能像我一样兴奋。”他说，“你发现了吗？这家餐馆里没有一位女士。”

科斯坦好奇地扬起了眉毛。

拉夫勒继续说：“斯比罗不欢迎女人到他的店里来。而且，我跟你说，他真能说到做到。前几天我还亲眼看到一位女士惨遭歧视。她坐下来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，侍者都没过来招待她。”

“她没有抗议吗？”

“有啊，”拉夫勒边笑边回忆道，“但她的抗议只能招来其他食客的不满，而且让她的同伴面上无光。”

“斯比罗先生当时是怎么应对的？”

“他没露面。他当时要么是躲在暗处看笑话，要么就根本没在店里，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。无论如何，他都是绝对的赢家。”